



##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888

6 November 1989

UN LIBRARY

CHINESE

NOV 7 1989

UN/ISA COLLECTION

## 第二八八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9年11月6日星期一，下午3点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李鹿野先生	(中国)
<u>成员国</u> ：阿尔及利亚	朱迪先生
巴西	阿兰卡尔先生
加拿大	福蒂埃先生
哥伦比亚	佩尼亚洛萨先生
埃塞俄比亚	格舒先生
芬兰	特尔努德先生
法国	布朗先生
马来西亚	拉扎利先生
尼泊尔	拉纳先生
塞内加尔	迪阿罗夫人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斯米尔诺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里察森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皮克林先生
南斯拉夫	佩伊奇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下午3点5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

1989年11月3日科威特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0942)

主席：根据上一次讨论本议程项目的会议所作出的决定，我现在请以色列、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我请巴勒斯坦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拜恩先生（以色列）、阿布哈桑先生（科威特）和希哈比先生（沙特阿拉伯）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座；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的来信，要求邀请他参加安理会对本议程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我提议，如果安理会同意，就按照《宪章》的有关规定和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该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卡哈拉齐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其议程项目。

我的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人是沙特阿拉伯代表，他希望以伊斯兰会议组织主席的身分发言。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希哈比先生（沙特阿拉伯）（以阿拉伯语发言）：阁下，我高兴地祝贺你担任

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熟悉你是一位才华卓越的外交家，伟大的贵国的杰出代表。我祝愿你一切顺利。

我也向你的前任加拿大常驻代表福蒂埃大使表示我们的感谢，他作为上月份安理会的主席，以出众的才干、效率和技巧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

我现在以伊斯兰集团主席名义发言。

在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每天发生的种种问题，乃安全理事会——包括安理会的每一个成员国——以及联合国——包括每一个会员国——所要承担的严肃的职责，因为这些行径违背了联合国所支持的所有准则和义务，也是对安全理事会所维护的信任原则的挑战。

联合国的文件充满了有关维护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权利和暴露犹太复国主义者侵略巴勒斯坦及以色列种种行径的详细内容。除了说明以色列每天新的倒行逆施之外，不需要重复所有这一切。以色列继续剥夺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权利。犹太复国主义者仍然令人厌恶地继续占领加沙和西岸，其中包括耶路撒冷。在巴勒斯坦的各个社会阶层的阿拉伯人迄今为止正运用一切和平方式进行抵抗，希望世界将站在他们一边以结束他们家园的这场悲剧——因为以色列当局在这些地区的行为好象使人感到我们是生活在中世纪时期——并结束以色列在国际舞台所表演的这出滑稽戏，在这个舞台上，以色列至今仍然发现有些人可以对它采取容忍和掉以轻心的态度。

世界在过去23个月中已经而且在今天继续亲眼目睹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以和平起义的方式奋起反对占领和占领者，这场斗争已经赢得了世界的赞扬。这是同仇敌忾的反抗和对占领以及占领者的拒绝。所有因此而造成的伤亡，如果同起义采取以暴力反对暴力占领的方式所造成的后果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起义的领导者迄今为止在坚持一条有纪律的行动路线的同时，在进行这场反对侵略和压迫的起义所采取的文明斗争方式，应当得到安理会的赞赏。这是向安理会乃至全世界所

发出的一个明确的信息：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要拒绝占领并谴责占领者，同时要使之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从这一信息，从巴勒斯坦人民的坚定不移的立场中，我们应当看到：男女老少不畏野蛮的行径和饥饿，不畏屠杀和违反权利的种种罪行，表现了坚不可摧的决心。我们从这个信息中还应看到明确的警告：如果和平起义没有能结束占领并赶走侵略者，如果犹太复国主义暴力势力迫使巴勒斯坦人民诉诸反暴力的话，那么那些对以色列采取忍让态度的人，就必须在这里承担后患无穷的历史责任。

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在以色列占领当局加剧其侵犯西岸人民——包括耶路撒冷、加沙、戈兰高地和黎巴嫩南部人民权利期间，在这块土地上，在巴勒斯坦土地上所看到的事实。

以色列当局对被占领领土上的人民强行征税，以便为其占领这些人民的土地，其侵略工具和反对被占领领土人民的种种罪行提供财政支助。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强行征税，以便为他们对巴勒斯坦人民执行死刑、屠杀他们的儿童、掠夺巴勒斯坦人民的财产并剥夺其权利的罪行支付工资。英勇的贝特萨胡尔城的人民拒绝以色列坚持压迫和侵略的行径，拒绝资助占领和支持占领者。于是以色列当局就携带战争工具和充当定居者的匪帮，以侵略行动开进贝特萨胡尔城，这一行动反映了他们本性中最为卑劣的品质。以色列人掠夺当地居民的房屋，偷窃他们的财产并毁坏其日常生活必需品和基本投资资源。即使是药品和药房里的其它东西也没有幸免，成了他们破坏和复仇的对象。

据国际机构报告，去年遭受伤亡的阿拉伯人中间，至少有30%是不足15岁的儿童。所谓的以色列国防军，在其以现代化的致命武器对儿童，对这些手无寸铁的人民发动的肆无忌惮的战争中，使儿童中的30%的人惨遭伤亡。但上帝保佑儿童将是最终的胜利者。我们了解这一点，安理会也了解这一点。人们说，建立在压迫上的政权只能存活一个小时，而建立在正义之上的国家却可以永远生存下去。

自起义开始以来在前仆后继的道路上被犹太复国主义侵略者杀害的人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组成了长长的行列。自起义开始以来，数以万计的人受伤和致残；逮捕了数以万计的人或把他们投入监狱和集中营，所有这一切都没有经过任何得到接受的法律程序，除非认为弱肉强食法则和结帮打劫是可接受的。以色列在众目睽睽之下试图以维护安全的名义——这是他们剥夺人民安全的安全——破坏个人和集体安全，破坏当地和地区和国际安全。他们以为，这种情况继续下去，而且可能继续。

但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支持他们的人将会象他们对起义及其内在的动力感到惊讶那样在今天感到震惊。他们会对在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在争取权利和自由的战士支持下，巴勒斯坦人民为重新获得自己权利的决心之大而感到震惊。巴勒斯坦人民将必然会看到，以色列当局是无法抵挡人民坚信自己权利的力量，人民对其权利信仰的力量的，历史已经证明，这是最强大类别的武器和最有效的斗争武器。

应当警告以色列当局注意，在它们保护伞下的一些机构正在试图亵渎宗教处所，尤其是近来它们在阿克萨清真寺附近的所作所为。穆斯林世界极其忧虑地注视着它们的企图，并决心坚决维护圣地的安全和圣洁。

以色列当局根本无视世界公众舆论，在一个民族自己的土地上为实现侵略成性的定居者的殖民主义目标而践踏各项承诺和价值观，杀害无辜儿童和老人却仅仅因为他们表示反对压迫和占领，把人们投入监狱和集中营并剥夺他们的生活手段，使他们坐以待毙，炸毁房屋，摧毁农场，用催泪瓦斯把人闷死在他们家中，谋杀无辜，使用橡皮子弹乃至真枪实弹钳制人民的思想。最后，犹太复国主义当局启用了新的和前所未见的手段来威吓人民，他们把军用车辆开上便道，碾压行人，企图将此掩饰为意外事故。所有这些罪行都使凶手遭到失败，其中一些罪行是由近代和古代历史上以前的侵略者犯下的。

这些犯罪手段将不会有利于犹太复国主义，也不会给以色列以支持，因为走罪恶的道路永远也不会到达预定的目的地。侵略者当局将会为他们对一个民族所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那一民族知道谁是他们的敌人，谁是他们的朋友。但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是国际责任的问题，我们如何履行和公平地予以处理？对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犯下的罪行保持沉默就是鼓励犹太复国主义者，使他们误认为他们可以继续自行其事。我们都知道他们不可能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我们现在已进入二十世纪的最后的二十五年。罗得西亚的伊恩·史密斯前政权和纳米比亚的博塔政权以前都未成功，南非政权现在也不能成功。同样，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也永远不能成功。但是我们今天在此的责任就是采取行动，确保使犹太复国主义认识到任何人也不可能支持它的罪行，那些做法不可避免地将导致出现与愿望相反的情况。历史事实和地理位置的要求都表示以色列当局是无知和没有远见的。我希望我们将在此采取坚定立场，任何人都不会使以色列误认为它可以违背历史潮流，地理事实和在这一地区的阿拉伯及伊斯兰人民占主导地位的人的因素。如果以色列的朋友希望支持以色列，就让他们不由己地帮助以色列，以避免使所有和平的机会落空，犯下最凶残的危害人类罪。让他们使以色列停止走一条永远不会导致它获得安全的道路。否则的话，他们就将是欺骗它，并将在上帝和历史面前承担责任。

我们从这个讲坛向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表示致意，他们坚定地守卫着自己的家园。我们向他们的英勇行为致意，我们支持他们的合理要求。我们团结一致地站在巴勒斯坦人民的一边，对侵略和压迫表示痛心。我们反对侵略和侵略者，谴责穿着保安人员制服的匪帮和装扮成税务官员的掠夺者。我们为他们男男女女的英勇行为感到自豪，我们从他们无辜的儿童的眼中看到，当他们面对着耀眼的阳光、对武装占领军部队进行挑战，他们对权利的不可动摇的信念以及对侵略和占领的挑战。我们看到了一个国家的希望和一个祖国的未来。

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以及相信权利和公正的每一个人在过去和今天都在注视着在这庄严的安理会上在履行所赋予我们的高度责任时我们在做些什么。他们希望我们担负起这一责任，采取坚定立场，通过与本机构所担负的重大责任相一致的决议，帮助那些被放逐者并使他们回到法律和秩序上来。

主席（以中文发言）：我感谢沙特阿拉伯代表的发言和他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塞内加尔代表，他同时将以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发言。

迪阿罗夫人（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我以塞内加尔代表和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的双重身份发言，主席先生，我想首先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1989年11月份的主席，我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随时都将给予充分合作。我相信，你的个人品质、经验和才干将使我们在的工作更加顺利。

我还想对你的前任，加拿大常驻代表福蒂埃大使表示衷心感谢，并最为热烈地祝贺他卓越地主持了安理会十月份特别繁忙的工作。

我国代表团以及我荣幸地代表塞内加尔主持委员会同科威特抱有同样的关切。科威特是阿拉伯集团十一月份的主席，他通过阿布哈桑大使要求召开安全理事会本次会议，再一次令人遗憾地专门讨论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局势。

因此，我们在一开始就想重申我们相信英勇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合理愿望将取得成功，重申我们积极支持他们为重新获取尊严而进行的斗争，并支持他们享有自决权、回归到他们的祖先的土地上并在巴勒斯坦、他们的家园建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

虽然国际社会不断进行愤怒的抗议，虽然联合国及其秘书长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但是，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平民的人权状况还在日益不断恶化。

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大使以及巴勒斯坦常驻观察员今天上午就该议题所做的发言清楚地表明了巴勒斯坦人每天所作出的牺牲。镇压正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人死亡、受重伤、遭逮捕，平民受到虐待，房屋被拆毁，定居点越建越多。换言之，占领国以色列不断严重违反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日内瓦公约》。

1989年9月对被围困的巴勒斯坦城市贝特萨胡尔发动猛烈袭击，那里的房屋被洗劫，很多巴勒斯坦平民被逮捕或殴打。这一暴力表明了众所周知的事实：以色列正如何顽固地寻求以军事办法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我在1989年9月21日的信中，已经提请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注意这种公然侵犯人权并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不能忍受的行为与做法。

我国代表团以及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尤为关注这些不断进行各种勒索、骚扰和侮辱的严重情况。安全理事会仍未能按照大会在其1989年10月6日第44/2号决议中对它的要求，同意采取措施保障平民、尤其是妇女儿童的安全，这使我们的关注更加强烈。

因此，尽管意见分歧继续存在——或许正因为存在这些分歧——安全理事会必须在中东问题上做更多的工作。它必须更多地参与巴勒斯坦问题，必须在该地区发起并监督和平进程。我们认为，联合国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负有在巴勒斯坦人民同以色列人民之间促进建立和平与共处的职责。

的确，安全理事会的作用就是帮助该地区的男男女女和儿童回到博爱的道路上来，克服种族与宗教的偏见、优越感和权欲，这些都在主要各方之间造成侵略性和疏远。

安理会在完成这项任务中，将需要其所有成员、特别是常任理事国的支持和协助。我国代表团及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向安理会保证，我们永久承诺走这条道路。



然而，以色列的态度却没有使我们感到乐观。虽然巴勒斯坦人具有清醒的头脑、现实的态度和公开表示其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的坚定决心的勇气；虽然巴勒斯坦的这些倡议受到国际社会的赞誉和支持，但据我们所知，以色列尚未作出积极的答复。

相反，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人权和财产的行为，反倒进一步坚定了他们反抗和继续斗争以实现其和平与正义的合法愿望的决心。这就是起义——它是国内的斗争、是拒绝被统治和争取实现人的尊严及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权利的战斗——的真正含意。因此，我们怎能忘记任何民族都不能以武力和战争灾难来安然地永远统治另一个民族这一事实。

经过多年的流血对抗之后，明智的声音正呼唤以色列表现出道义和政治上的勇气，这种勇气同清醒的头脑将使其在谈判桌旁坐下来。

大会在1988年12月15日通过的第43/176号决议中提到了巴勒斯坦人同以色列人之间实现公正和持久和平的主要指导方针。这是建立满足各方关切的全面和平的受到最广泛接受的实际基础。我们希望，我们的辩论将促进安理会——其所有成员国——同秘书长一道为组织中东国际和平会议而坚定地努力。我们希望，安理会将立即一致通过我们面前的这项决议草案，以保证巴勒斯坦平民得到公正的国际保护。因此，《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其它缔约国在这些强烈要求下，无疑将再次承担起其责任，以便严格保证对公约的遵守。

借用诗人的话，我要说用三种语言——阿拉伯语、希伯来语与和平的语言——谱写一切的时候已经到来。

主席：我感谢塞内加尔代表的发言和他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以色列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拜恩先生（以色列）（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本人感到很高兴，祝贺你担任十一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坚信，你有久经考验的丰富外交经验，定能在你的工作中发挥无法估量——确实十分关键——的重要作用。

我还想对福蒂埃大使主持上个月安理会工作的方式表示祝贺。

1989年9月28日，在汗尤尼斯中心清真寺门口阿布·蒂尔在家人面前遭到三个蒙面人的残酷袭击。一个袭击者多次用刀捅他，其它人则用斧砍，砍下他两个手指，并向他身体其它部位乱砍。他在当地一家医院中死去。

几天后，10月10日，法尔斯·巴达在通往拉马拉的路上惨遭杀害。他被肢解，手脚均被砍掉。

10月13日，三个手持刀斧的蒙面人闯入加沙拉扎克·沙尔的家。这些人向她的头部猛击，并当着她被惊呆了的家人的面割开了她的喉咙。

同一个月，10月20日下午1时30分，哈雷布·伊沙正在布雷治村当地清真寺中忙于祈祷。祈祷中，他遭到四个手持斧头的蒙面人的袭击。他被肢解的尸体被扔在清真寺的地板上。

10月31日，蒙面人闯入22岁的苏雷娅和19岁的阿哈迈德·卡迪的住所。两姐妹遭到袭击，全身都被扎伤，姐姐伤重而亡。

这些仅仅是巴解组织袭击队10月份仅一个月中所干的相同的23件谋杀案中五个令人发指的例子。自1988年以来，有150多巴勒斯坦人因未能为其效力而遭到巴解组织袭击队的杀害。这一恐怖浪潮中使用的手段极为残酷。受害者往往先遭绑架，再受酷刑，最后被重击或乱刺致死。一些人在街上或学校被活活烧死、活埋或绞死，另一些人则被割掉耳朵、胳膊或腿。

我们面前的建设提到了形势不断恶化，并对暴力程度表示强烈关注。的确，在以色列于1989年4月颁布和平倡议后，巴解组织对巴勒斯坦人的攻击骤然加

剧。实际上同1988年相比，1989年被巴解组织屠杀的巴勒斯坦人数增加了7倍。1988年全年有18人被杀；而1989年头10个月就有130人被暗杀。

数目以极其惊人的速度增长。每一天都有巴勒斯坦人被巴勒斯坦人杀害的流血事件。这种暴力的剧增是对由以色列和平倡议所构成的挑战而作出的直接回答。暴力的目的在于恐吓当地居民，并确保巴解组织恐怖的完全统治。

如果说局势恶化，暴力加剧，那么这与以色列当局遵照国际法所赋予的责任为维护公共秩序与安全而作出的努力无关，而是巴勒斯坦内部暴力升级的结果。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决议草案号称对巴勒斯坦人表示关注，却对巴解组织有预谋地惨无人道地屠杀150巴勒斯坦人视若罔闻。相反，决议草案把满腔愤怒都指向完全合法的措施上，如税收等等。这是玩世不恭的做法，判断偏颇，而又充斥双重标准。

这一决议草案是阿拉伯国家一手制造出来的众多带有偏见性的决议的组成部分，它们发动多方面政治护教战争——就是灭绝的圣战——来对付以色列。同往年一样，当我们的外交部长在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表讲话时，是阿拉伯集团首先开火，除了一国代表外，所有阿拉伯国家的代表都以退出会场来回答他进行对话的呼吁。阿拉伯联盟的观察员对这一进行对话的呼吁所作的回答是以罕见的坦率骄傲地宣称阿拉伯国继续与以色列维持战争状态。对于这一呼吁的第三个回答是每年一次试图否决以色列的全权证书的做法，这是拒绝给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中一席之地的婉转说法。

同时，一些要求以色列也加入其中的数项决议草案的主要动议国无法行动，因为阿拉伯集团进行公开的毫不掩饰的恐吓。上帝保佑，不能让以色列成为有关青年的决议草案的提案国；上帝保佑不能让以色列成为关于老年人国际行动方案的决议草案的提案国。很显然，不惜一切代价一意孤立以色列已经超越了推动人们真

正关心、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的解决。

今天召开安全理事会的原因超越了任何眼前要解决的问题。没有任何理由允许阿拉伯集团每年11月重蹈这一模式。这一集团的成员在大会就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局势进行辩论之前就磨刀霍霍。

有人指责说以色列在贝特萨胡尔收税据说违反了国际法，应就此召开安理会特别会议，这一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国际法在这方面的裁决是十分清楚的。根据海牙规则第48条和第49条，收纳税款、捐赋以及其它形式的款项是允许的。此外，根据国际习惯法，占领者可将管理费用之余额用于其自己的目的。

以色列不但没有将在管理领土上所收税款余额用于自己的目的，反而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政策：以色列总是在必要时以自己的款项弥补该地区预算之不足。在该领土所收税款完全用于向朱迪亚、萨马利亚和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居民资助和提供服务，如卫生、教育和福利等。因此，拒绝纳税只能伤害全体居民。

声称关注巴勒斯坦人的幸福的国家又一次召开了安全理事会。但是，这只不过是攻击以色列的借口。如果它们的关注是真心的话，他们就会谴责巴解组织对巴勒斯坦人的大屠杀；他们就会呼吁克制；他们就会要求对话；他们就会加入支持以色列的和平倡议的行列中去，而不支持政治战。

虽然世界各国根据以对话、恢复邦交和关系正常化为特点的国际气氛行事，但是，这里进行的审议继续偏离这一现实和任何其它现实。

此外，目前正在进行认真的谈判，其目标是在以色列代表和居住在朱迪亚、萨马利亚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代表之间开始对话。以色列的和平倡议是解决阿以冲突的唯一现实、可行和实际的努力。我们不要参与在这会议厅里发起的旨在使这一积极倡议流产的阴谋。

主席（以中文发言）：我感谢以色列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佩伊奇先生（南斯拉夫）（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高兴向您，与南斯拉夫有着传统的友好与合作关系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表示热烈祝贺，祝贺您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这一要职。您过去指导安全理事会审议工作时的智慧和广泛的外交经验使我们相信，您现在将同样成功地履行这些职责。

我想借此机会表示我国代表团对加拿大福蒂埃大使的特别赞赏和感谢，他在繁忙的十月份给予了富有成果的合作，并格外成功有效地主持了理事会的审议工作。

我谨作为南斯拉夫代表并以联合国不结盟国家运动主席的身份对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最近由于以色列继续加紧推行旨在镇压巴勒斯坦人民反对外国占领和统治的起义的镇压政策和措施而恶化表示深切关注。近两年来，起义得到了国际公众的注意和最广泛的同情。召开这次安全理事会会议的原因是，最近以色列占领当局封锁了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白沙瓦镇，以及采取镇压性措施强行没收巴勒斯坦居民的财产。

最近这些消极的事态发展迫使我们再次遗憾地注意到，在寻求解决多年来困扰国际关系的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时，求助对话和谈判的倾向至今还没有充分地反映在为早日解决中东危机和巴勒斯坦问题开辟前景上。特别令人关注的是，由于有些国家的立场，联合国不能在审议这个有可能对和平与安全构成最严重威胁之一的问题中发挥适当的作用。因此，不结盟国家一再指出，有必要在安全理事会继续审议巴勒斯坦问题，直至为发起导致持久、公正和全面解决的进程找到基础为止。

巴勒斯坦人民两年来对外国统治的抵抗清楚地证明，以色列多年占领所造成的局势是维持不下去的。被占领土上的紧张局势经常处于在该地区爆发一场更大冲突的边缘，这使国际社会进一步确信，需要紧迫地努力在给予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和实现他们的自决和独立愿望的基础上实现这一问题的政治解决。

在这一方面，不结盟国家多年来一直指出，造成既成事实，单方面提苛刻解决条件，镇压或军队的政策不能解决目前被占领土局势，只能以政治手段，在充分尊

重该地区所有人民和国家的真正利益和权利的情况下才能解决。我们认为，目前国际关系中的积极气氛有利于在安全理事会中发起更加坚决的行动，开始和平解决中东危机和巴勒斯坦问题的进程。

危机的一些主要方面的立场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消除了一些重大的心理和政治障碍，这些障碍过去阻碍了为政治解决这个特别复杂和危险的问题所作的努力。因此，我们特别想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去年作出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决定，以及美国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对话的确立。

以色列一些颇有影响的集团继续避免公开面对现存现实，并拒绝同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进行对话，我们对此十分关注。我们谈这一点是出于看到以色列及其公民在这么多年之后在和平与稳定的条件下生活的真正动机和愿望。

不结盟国家有理由期望安全理事会在此对被占领土继续恶化的局势采取坚定立场。我们认为，作为朝这一方向跨出的第一步，必须紧迫确保执行和遵守安全理事会第605(1987)号决议，该决议要求以色列在被占领土遵守并执行《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各项条款，并停止以色列占领当局的非人道做法。

我们还认为，这次会议应标志着安全理事会开始更积极地参加为开始将导致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及其他联合国有关决议政治解决中东危机及其核心巴勒斯坦问题的进程寻求最合适基础而进行的努力。持久公正地解决这一问题——当前可能是最困难的国际问题——意味着以色列从自1967年战争以来占领的所有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上撤走，在巴解组织的领导下实现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以及尊重包括以色列在内的该地区所有国家在国际承认的边界内和平安全生存的权利。

不结盟国家在贝尔格莱德第九次首脑会议上重申了和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一致的立场，当前解决中东危机和巴勒斯坦问题最现实和可接受的途径是，在联合国的主持下早日召开由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包括巴解组织在内的直接有关各方平等地参加的国际会议，巴解组织在被占领土上作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

表受到他们的坚定支持。不结盟国家对秘书长在这一方面所作的努力表示充分支持。

我们认为，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应当在安全理事会内进行实质性磋商，以引导中东的事态发展，从而为促成世界这一重要地区的稳定和持久和平的努力奠定基础。尤其必须作出努力，清除前进道路上全部残留的政治障碍。被占领领土当前的局势不容这种努力进一步拖延。因此，在今后一段时期，安全理事会的一个主要任务应是发挥积极作用，推动解决目前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局势。与此同时，本国际组织有义务帮助巴勒斯坦人民实现其合理的和不可剥夺的愿望和权利，并实现这一极其重要的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否则，在解决这一问题过程中如有任何拖延都会给国际和平带来新的风险，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坚决避免这些风险。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通过该决议草案，原因即在于此。

主席：我要感谢南斯拉夫代表对我的赞誉之词。

拉纳先生（尼泊尔）（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在你就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之际，我要向您转达我国代表团的热烈祝贺。看到一个大国和邻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主持安理会的审议，确实令人高兴，我们极其珍惜中国的友谊和善意。我们大家熟知您作为外交家的经历和才干。我们相信，安理会将由于您的干练和明智指导而受益。

我还希望向加拿大常驻代表伊夫斯·福蒂埃先生表达我国代表团的敬意，他以令人钦佩的方式指导了安理会10月份的工作。

我国代表团无需在这里强调1967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上日益恶化的局势的严重性。国际社会——尤其是安全理事会成员充分意识到这一地区连绵不断的悲剧。国际媒介定期如实地详细报道了在以色列占领下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在安理会再度开会审议这一局势之际，我国代表团表示全力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为争取自由和正义而进行的合法斗争。

我们确信，安全理事会应当不曲不挠地继续努力，在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

和第338(1973)号决议基础上，设法全面和公正地解决中东问题。但安理会眼下的责任是保护被占领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巴勒斯坦人在被占领领土上的起义已经持续了23个月，这种自发的反抗至少确切无疑地说明了一件事：即目前的局势再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向前迈出一步，必须出现变化。

以色列面对普遍反抗其占领的形势，采取了严酷的措施。在国际社会努力结束悲剧局势的同时，占领国采取的随心所欲的镇压措施继续在制造悲剧，例如在贝特萨胡尔。尼泊尔一再敦促以色列注意，它处理起义的方式既不符合法律，也不合乎正义。有计划地毁灭生命和财产、大规模逮捕、集体惩罚、放逐和经济胁迫都不能被解释为是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必要措施。以色列非法定居者大肆侵袭，操纵法律，给被占领领土上周期性的暴力和仇恨增加了又一个危险因素。

以色列当局应从过去两年的经验中明白，谁也不能压制、更不能镇压一个具有共同的民族意识和特性的民族举发的起义。占领当局为破坏人民起义而奉行的铁腕政策只能进一步加深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和猜疑，使周期性的暴力更加普遍，导致巴勒斯坦人民的深重灾难和痛苦。但在这一过程中，以色列人民的灵与肉也受到了严重损害。当事各方必须相互克制，但以色列对保护其占领领土上的平民负有主要责任。

安全理事会以往曾几次重申《第四项日内瓦公约》各项条款适用于被占领领土。我国代表团还要回顾秘书长1988年1月提交的报告，其中载有一些重要建议。以色列无视安理会的各项决定，加之安理会无力强制其尊重《日内瓦公约》各项条款，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悲剧性后果。因此，安理会现在必须采取坚决行动，创造一种相互尊重的气氛，以利当事各方展开诚恳谈判。在联合国主持下尽快召开一次国际会议将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迈出的重大步骤。

主席：我感谢尼泊尔代表对我的赞誉之词。

下一个发言者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卡拉兹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愿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这一职务，特别是在讨论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和巴勒斯坦局势时担任这一职务。我确信，在你英明、干练的领导下（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特征），安理会将成功地完成《联合国宪章》赋予它的职责。

我还愿感谢加拿大常驻代表福蒂埃大使以堪称楷模的方式主持了10月份安理会的工作。

我愿向穆斯林和巴勒斯坦英勇起义的每位成员表示敬意，并悼念所有被犹太复国主义者杀害的，特别是自起义以来杀害的英灵。犹太复国主义者占领巴勒斯坦以来已有40多年，这严重破坏了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并造成巴勒斯坦人民无家可归和目前的困境。在这段时间内，巴勒斯坦人的生活中充满了犹太复国主义占领者造成的悲剧和灾难。对巴勒斯坦的侵占，对其居民不断犯下滔天罪行，以及犹太复国主义占领当局剥夺巴勒斯坦人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都是引发巴勒斯坦人起义和为恢复其合法权利进行斗争的原因。巴勒斯坦人民在被占领土上的英勇起义一直敲击着国际社会的良知，并敦促国际社会对那些为获得其自然权利而不惜牺牲的人民采取公正立场。但不幸的是，占领者仍占领着耶路撒冷，并把巴勒斯坦居民驱逐出家园，而国际社会并未采取果断行动以结束对巴勒斯坦的占领，而只是表示一下关注。

对犹太复国主义实体这一私生子所犯下的暴行我们向联合国提出控诉有多长时间了？大会和安理会又有多少次谴责占领当局或是谴责其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的罪行？

为取得支配地位而诉诸暴力、恐怖、种族灭绝、扩张、背叛和犯罪，这些都是犹太复国主义和占领耶路撒冷的当局的惯用手段。这也是促使被逐出家园或生活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压迫下的巴勒斯坦人加强其解放家园的斗争的原因。犹太复国主

义者为对付这场斗争，动用了最残酷的手段来压制巴勒斯坦人。

根据第A/44/13号文件中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干事的报告和第A/33/352号文件中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居民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犹太复国主义当局对各种事件和示威采取了严厉措施，并经常开枪。在1988年7月1日至1989年6月30日期间动用武器，包括实弹和橡皮子弹的事例大幅度增加，成百上千名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和西岸被杀害。自从西岸和加沙地带开始起义以来，有3万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

除使用武器之外，还对巴勒斯坦难民动用了严酷的措施。大批人被逮捕或拘留，许多房屋被摧毁，实行了宵禁，学校仍在关闭状态中，骚扰和殴打行为愈发频繁——包括对国际职员的侵害，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既骚扰难民又骚扰国际职员。

这些报告表明，犹太复国主义当局一贯不择手段地严重侵犯基本人权，其目的是改变巴勒斯坦的政治、宗教、文化和人口特征。这造成了局势的急剧恶化。

巴勒斯坦的被占领和耶路撒冷落入犹太复国主义侵略者手中都生动表明了中东悲剧的深重。巴勒斯坦人民是这一悲剧中最严重的受害者，但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耶路撒冷是所有穆斯林信仰的象征，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占领又是所有穆斯林受压迫的象征。它是圣地，是穆斯林的第一方向，是伊斯兰教中第二个最神圣的地方，是先知穆罕默德升天的地方，愿他安息，是革命性一神论思维的中心，是阿克萨清真寺的所在地。

犹太复国主义者认识到，能团结本地区人民反对侵略的唯一条件，能使巴勒斯坦穆斯林增强韧性的唯一动力就是其伊斯兰信仰和特征，因此他们要摧毁穆斯林的圣地。犹太复国主义者最近以重建所罗门神殿为幌子企图侮辱伊斯兰信仰并亵渎伊斯兰圣地，这表明犹太复国主义害怕伊斯兰。我们谴责犹太复国主义者摧毁阿克萨清真寺中伊斯兰圣殿遗址的罪恶企图。由于穆斯林的抵制和警觉，犹太复国

主义妄图销毁伊斯兰象征和圣殿，包括在阿克萨纵火的阴谋都未得逞。

犹太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和其它伊斯兰和阿拉伯土地的继续占领和对黎巴嫩的入侵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美国和一些大国的技术、财政、军事和政治支持。这些国家要对犹太复国主义基地的生存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困境负主要责任。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同整个穆斯林世界一道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解放被占领土的神圣斗争。

国际社会若要寻找解决这一危机的办法，就应认识到，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完全恢复巴勒斯坦人民在整个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不能满足巴勒斯坦人民这一合法愿望的任何办法都不能保障中东的和平与安全。

主席（以中文发言）：我感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阿拉伯国家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马克苏德先生。安理会是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在第2887次会议上向他发出邀请的。我请他在会议桌旁就座并发言。

马克苏德先生（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表示，我赞同人们普遍对你在11月主持安理会的审议中表现的智慧和尊严所做的评价。我也借此机会表示，阿拉伯国家联盟感谢这一友好的邀请，就与巴勒斯坦人民和所有阿拉伯人有关的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安理会发言。同时，我肯定地说，中国和阿拉伯民族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富有成果，我们希望继续努力促进我们的关系和友谊。

我也借此机会感谢安理会上个月主席，加拿大大使杰出地主持了工作十分繁忙的安理会的审议。

阿拉伯集团来到安理会是表明了表明自己对联合国和安理会这些解决威胁到本地区及全世界的安全与和平的问题的机构所做的承诺。这表明了我们的承诺。有

时，人们会认为我们在安理会提出申诉时连篇累牍，但我们本着自己对中东和平与正义所做的承诺，准备继续诉诸安理会和联合国系统，因为我们对挽救中东的和平选择始终不渝。这就是我们的意图，也对阿拉伯集团每当以色列将其在被占领土的残暴措施升级，对和平构成严重威胁时就诉诸安理会的行动做出了根本的解释。

目前，我们面对着暴力升级的局势。围困贝特·萨胡尔及在当地发生的事件只不过是最新的例证，说明了以色列实行占领的新方法，说明了以色列采取了压迫性措施，有意识地以先发制人的办法削弱巴勒斯坦人民根据《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的各项决议行使其自决权的能力。

因此，我们面对着这样一种状况：以色列采取的那些多种多样的措施——在镇压性措施上的这种创造性——也导致巴勒斯坦人民在抵抗方式上表示出了一定程度的创新和创造力。巴勒斯坦人民的起义已唤醒世人的良知，使人们认识到巴勒斯坦人民在抵抗占领时的复原力和这一抵抗的极为重大的意义，同时也揭示了以色列统治集团及其行径最恶劣的一面，表明了以色列对联合国及各新闻媒介对以色列行径的批评所代表的世界舆论置若罔闻。但是，这一起义也同样展示了犹太人的价值准则中最好的一面，展示了对人类痛苦的敏感。因此，有许多信奉犹太教的人同国际社会一道表示愤慨，他们认为，以色列统治集团的残暴行径是对象犹太教这样的神圣宗教的一种亵渎。

因此，我们来到安理会时感到勇气十足，因为世界舆论对巴勒斯坦人民拥有自己独立国家和合法代表的权利的公正性表现出了同情。

继续剥夺巴勒斯坦人民的公民权和财产是中东存在的各种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其造成的影响在中东的多次危机中均有所反映。因此，我们一贯视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为中东冲突的核心。因此，解决这一核心问题最终将有助于解决中东形势的许多其它危机。

围困贝特·萨胡尔，所采取的残暴行径以及进行镇压的手段真令人吃惊。尽管我说这些是富有创新的办法，但这些办法却显示出与圣雄甘地在解放印度和马丁·路德·金博士在美国的斗争中采用的非暴力的传统相一致的不合作所固有的非暴力的一面。非暴力并非放弃坚持自己的权利。恰恰相反，非暴力可以承认人类平等的令人崇高的能力对敌手会产生影响。

这就是在贝特·萨胡尔所尝试，并达到了高潮。然而，这非但未能以纠正办法影响敌手，即占领者，反而进一步表明了以色列占领当局伪善到了极点。贝特·萨胡尔是最新的例证，但绝非唯一的例证。已获得许可，被允许继续下去的以色列占领以许多方式使进行起义的巴勒斯坦人首当其冲，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国际社会中有不少人以例外的方式对待以色列。

以色列已成功地将自己描述成可不按规矩办事的例外。它自己的法律及其对事实的定义——我或许应说是对事实的歪曲——同人们对究竟事实如何所抱有的几乎一致的意见背道而驰。

它解释现实或者说歪曲现实的独特方式与对现实的普遍的判断是相违背的，不管是被占领土上的现实还是其它地方的现实，甚至同那些人加入了对现状的协商一致看法。

但以色列通过种种手法企图表现得独一无二并从而极其特殊，任何批评、表示遗憾或谴责其行为的作法都成为它无视和蔑视这一国际协商一致意见、采取单方面行动的理由。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其根源是否是以色列国的意识形态基础？是否它奉行排外的政策就可以不受批评？以色列是通过联合国分治计划而建立的；这一情况是否使它在被占领土的立场、政策和作法上可以以独特的方式置世界舆论于不顾？

这些问题必须得到回答。世界公众舆论已经回答了这些问题。一系列联合国决议也回答了这些问题。每通过一项联合国决议的时候都有人说我们使问题变得有争议，说我们搞论战、使问题政治化。我们当然是在搞政治化。我们搞政

治化是因为人类有史以来只要出现制度上的非正义就会有人起来反抗它。而政治——不是玩弄手法的政治而是忠于诺言的政治——是我们至少能减少非正义的手段，虽然未必是能实现正义的手段。

巴勒斯坦起义成功地澄清了巴勒斯坦民族遗产的宗旨并确定了其疆界。这对安理会242号决议(1967)没有任何违反或侵犯，也没有超越其确立的界限。这是符合决议的，从而不仅使一切过高估计巴勒斯坦人的企图、也使一切过低估计和破坏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权利的企图遭到破产。

政治方向明确这一基本事实使巴勒斯坦代表能使国际社会和巴勒斯坦局势永远不再被犹豫不决束住手脚。因此，巴解组织和巴勒斯坦国的和平努力完全符合有关决议及安理会所发展起来的集体法制。

根据这一基本现实，和平的选择仍有可能。当然，我们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国家——巴勒斯坦国是该联盟的正式成员——都由于冷战忧虑的减缓而感到宽慰。我们理解在世界秩序中形成的务实的现实主义的新语言。我们对解决环境、毒品和疾病这些新问题的必要性也具有敏感。我们同样参与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及确保世界社会的缓和。

但稳定不同于停滞。如果巴勒斯坦人的权利被剥夺就不能说有稳定，因为使非正义得到稳定的稳定是新的冲突的根源。因此，正象阿拉伯集团主席今天上午提到的那样，当我们来到安理会的时候，当安理会听取我的同事、巴勒斯坦国大使介绍形势真相的时候，我们感到有必要了解以色列当局在贝特·萨胡尔、加沙及其它地方所采取的各种措施的更广泛的影响。

被占领土上定居点的扩散是为了扭曲和肢解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民的文化和民族统一性。这些定居点已被宣布为非法。里根总统多次宣布这些定居点是和平的障碍。无论是非法的还是对和平的障碍都应当得到解决，因为定居点是为了促进逐步并吞西岸、加沙和东耶路撒冷。以色列的历史充满了它怀有吞并意图的证据。它宣称戈兰高地是以色列的一部分。它宣称东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一部

分。在过去21年中它一直拒绝承认自己是占领当局。它的所作所为和它所鼓吹的政策似乎说明它有权要求享有对被占巴勒斯坦领土的最终主权的权利。即使以色列政府中一些所谓的温和份子说他们并不反对用土地换和平，但他们从未确定过1967年占领的土地。用一些土地换取和平是蓄意把问题抽象化。他们没有承担义务撤出对1947年所占领土的占领，而这一点正是安理会242号决议（1967）的主要精神。以色列以某种方式把安理会242号决议（1967）解释为撤出任何领土，如撤出西奈，都是对安理会决议的遵守。

我们和安理会是否已能使以色列当局明确道出其在西岸、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的目标？难道他们没有把地名改成朱迪亚、萨马利亚和加沙地带？难道以色列不是把巴勒斯坦的人民当作某种居民、似乎他们在那里的存在不是他们的权利而是经过允许的？

这些都是实质性问题。人们必须理解以色列国的这些意识形态障碍，才能懂得以色列对安全理事会审议和决议的有系统、有组织的轻蔑。

今天，我们听到以色列代表非常明确地说，是按照《海牙规则》在贝特沙胡尔采取措施的；他又说，根据国际习惯法，占领者可将管理费用之余额用于其自己的目的。

他说的占领者是什么意思？以色列代表并不承认以色列是占领国，而且除了今天用的“占领者”这个字眼以外别无此种记录，如果以色列是占领国，那么根据《日内瓦公约》，炸毁房屋是被禁止的，驱逐居民是被禁止的，关闭大学和学校是被禁止的。他不能随意摘取。以色列想作为占领者的时候就强行征税并出售贝特沙胡尔人民的财产，而不愿作为占领者时就把巴勒斯坦人逐出家园。

而且更为厚颜无耻的是表现在宣称有一场天下第一台戏，即沙米尔的所谓选举计划。因而阿拉伯集团如要诉诸安全理事会便是试图绕过所谓的以色列和平计划。也许我不便在这里评论所谓的和平计划，但应当简单地指出，我们支持和平计划，支持联合国发起的国际会议。不论是沙米尔先生还是以色列政府，都不能用在他

访美之前的宣传把戏和手腕象今年五月一样在我们面前耍弄所谓的和平选举计划。选举什么？选谁？谁来选？种种限制是令人窒息的。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以色列决不肯同巴解组织谈判。有记载的外交史以来和谈判年鉴上第一次，一个对手选择，或想要选择，或甚至想要插手对方谈判班子的人选。如果确是如此，我们将根据被提议参加谈判的许多以色列人的历史记录和实际行为加以大力反对。但是，如果真的想谈判而且想取得可信的成果，那么就要同那些能够落实谈判成果的人谈判。

此外，国际社会和阿拉伯联盟承认巴解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解组织也被巴勒斯坦人民所接受，是任何一级谈判授权的来源。必须知道这是现实。任何把其他情况当作现实的企图都是徒劳无益的。它使以色列有机会拖延更多的时间，建立更多的定居点，将它在被占领土内的镇压和压迫技巧花样翻新。

所以我们促请安全理事会成员通过提出的决议，希望它将能够帮助防止今后对巴勒斯坦人民采取不人道的行为。

主席：我感谢马克苏德先生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我的名单上已经没有其他人要在这次会议上发言了。安全理事会将于明天1989年11月7日，星期二上午10点30分举行下一次会议，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下午5点35分散会。